

民國文獻資料叢編

民國時期
話劇雜誌
彙編

田本相
宮寶榮
周德明
主編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第三十四冊

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彙編

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
湯逸佩 黃顯功 執行主編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

民國時期文獻
保護計劃

• 成 果 •

第三十四冊目錄

南國月刊 田漢主編 上海：南國社出版

第二卷第二期	一九三〇年五月		一
第二卷第三期	一九三〇年六月		一七三
第二卷第四期	一九三〇年七月		三四九



南國月刊第二卷第二期目次

中國戲劇脚色之唯物史觀的研究·····	黃素
世界戲劇史·····	洪深
Carmen (六幕社會劇)·····	田漢
粵遊詞草·····	田漢
莫斯科(小說)·····	蘇尼亞
塾居(續)·····	黃素
編輯後記·····	田漢

中國戲劇腳色之唯物史觀的研究

黃 素

(1)小丑的研究 (2)旦的研究 (3)生的研究

(4)淨的研究 (5)結論

(二)旦的研究

講到“旦”便是說“用男人扮女人”。道德家的意思是：“男女授受不親”，因此男女同在劇場看戲在前清所謂“國喪”前的北京便已大鬧麻煩了，何況是“男女合演”？因此男扮女，或是女扮男，在封建的舊劇裏便取得了道德性的解釋，好像這“扮”的事情再道德也沒有了，再道德也沒有了。

在這種所謂“道德”裏面便有了所謂像姑；便有了所謂捧角，花榜，和其他的許多的把戲；這便是“提倡風雅”，而那些提倡的人自然都是道德家了。因此，好像這“扮”的事情不但道

德而且風雅；風雅似乎便是藝術；因此，這扮旦便成爲中國的道德家們所認定的一種藝術了。

現在我們想來研究這種藝術。這種藝術的由來很早呢；第一是男人扮女人可並不必要因爲演戲。漢以前便已有所謂“男色”了；像彌子瑕之類的人是不是也扮女人我可不能知道；但是前漢書佞幸傳說和高祖‘臥起’的籍孺，和孝惠‘臥起’的閼孺，俱以“婉媚貴幸”；“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駿義具帶，傅脂粉，化閼籍之屬也”。傅脂粉雖不一定便是整個地扮成女人，但是那“柔曼之傾意”纔也是“扮”的先河了。至於那魏太祖的假子何晏，據魏略所說，他却也“動靜粉白不去手，行步顧影”，但是因爲“好色”，可不是以色事人；“好色的”也會將自己扮成女人，這便是所謂“受動的淫虐狂”（Masochism），也沒有什麼稀奇，和將美男扮成女人不過是一是“主動”，一是“受動”，同樣是“淫虐狂”，同樣是“變態性慾”罷了。

更顯明地講，便講到整個地扮成女人；北齊書元韶傳說：“元韶美容儀，文宣帝剃韶鬚髯，加以粉黛，衣婦人服以自隨，曰：‘我以彭城爲嬪御’。”因爲韶在元魏，是襲封彭城王的；所以史臣便說：是譏笑元氏，“比之婦女”。但可也不盡然罷：北

史齊本紀說文宣“留情耽酒，肆行淫暴，或袒露形體，塗傅粉黛，散髮胡服，雜衣錦綵”。這便可見男扮女人，文宣也不偏自己；他強迫元韶扮女人，他御駕也親扮女人，那末且看這“顛顛癡癡”的“老小公子”畢竟是怎樣的一位皇帝：

如果人家說桀紂是中國的暴君，那末，我可要推齊的文宣，和金的海陵，因為他們兩人比桀紂更“暴”的夠味。在整部的二十四史裏面，滿塗着淫虐之血的大都是“淫虐狂”的暴君，但還不像文宣，海陵，那樣的出人意表。海陵且不論，但就文宣說罷；最使我們震駭着他那沉酗的，如像北史齊本紀所說：“薛嬪甚被寵愛，忽意其輕與高岳私通，無故斬首，藏之於懷；於東山宴，勸酬始合，忽探出頭，投之梓上，支解其體，弄其髀爲琵琶，一座驚怖，莫不喪胆。帝方收取，對之流涕，云佳人難再得，甚可惜也。載屍以出，被髮步哭而隨之”。像這一類變態的“惡魔派”的行動在文宣真是家常便飯，因此可知文宣的“扮女人”的好尚也畢竟是怎樣的一回事了。

便像齊王曹芳，周宣帝，隋煬帝，也都是齊文宣那樣的“淫虐狂”的暴君。齊王芳，像魏志注引魏書：“景王奏曰：‘皇帝芳，日延小優郭淮，袁信等，於建始芙蓉殿前，裸袒遊戲，使與保

林女尙等爲亂，親將後宮瞻觀’。”隋煬帝，便也像隋書煬帝紀：“唯與後宮，流連耽湎，惟日不足；招迎老嫗，朝夕共肆醜言，又引少年，令與宮人穢亂，不軌不遜，以爲娛樂”。這便也像北史齊本紀所說，文宣“徵集淫嫗，悉去衣裳，分付從宮，朝夕臨視；或聚棘爲馬，紐草爲索，逼遣乘騎，牽引來去，流血灑地以爲娛樂”的把戲一樣。史記殷本紀：“紂大叢樂戲於沙邱，以酒爲池，懸肉爲林，使男女裸逐其間，爲長夜之飲”。拾遺錄：“師延乃奏迷魂淫魄之曲，以歡修夜之娛”。便也可知這樣的君臣男女，忘形喪魄，已經是自古有然了。

從“無別”到“模倣”，自也是忘形喪魄的題中應有之義；因此扮旦腳的事情，便在這裸逐隊裏，抽了枝新的芽兒，魏志：“嘉平六年九月甲戌太后令曰：‘皇帝芳，日延倡優，恣其醜謹’。”注引魏書：“景王奏曰：‘皇帝使淮信等於廣望觀下，作遼東妖婦，嬉褻過度，道路行人掩目，帝於觀上，以爲譏笑’。”這便比齊文宣命元韶扮女人，好像是更進一步；這不但整個地扮成女人，而且還支離地扮演雜戲，不過，這只是狎玩俳優，而不是侮弄臣下罷了。

周書宣帝紀：“帝游戲無恆，散樂雜戲，魚龍爛熳之戲，常

在目前；好令京師少年，爲婦女服飾，入殿歌舞，與後宮觀之，以爲喜樂”。大規模地扮旦脚，當從周宣始了；但所謂“與後宮觀之，以爲喜樂”不還是忘形喪魄的那套把戲？本來，商紂的長夜的飲”便也是夏桀的“房中之樂”；這便是百戲之始，便“也是古帝王悅婦人的奇技淫巧。”扮旦”出於百戲，像曹芳的遼東妖婦，周宣的少年歌舞，便已是最有力的證明了；現在，且再看百戲，“扮旦”，和那位“不軌不遜”的隋煬帝罷。

隋書音樂志：“大業二年，煬帝總追四方散樂，大會東都。自是每歲正月十五日，於端門外，建國門內，列爲戲場；伎人皆衣錦繡繒綵，其歌舞者，多爲婦人服，鳴環佩飾以花眊者，殆三萬人”。又裴矩傳：“大業三年冬，帝至東都，矩諷帝令都下大戲，衣錦綺，珥金翠者以數十萬”。又柳彧傳：“彧見近代以來，都邑百姓，每至正月十五日，作角觝之戲，遞相誇競；上奏曰：……人戴獸面，男爲女服；倡儼雜伎，詭狀異形。以穢慢爲歡娛，用鄙褻爲笑樂；內外共觀，曾不相避”。“三萬人”，“數十萬”，這便可見隋代“扮旦”的規模，因百戲之盛而更加“可驚”；至於說“穢慢”，“鄙褻”，百戲中“扮旦”的情味怎樣，便也不言可知道了。

到唐初，也像舊唐書孫伏伽傳所說：“武德元年，初以三事上諫；其二曰：‘百戲散樂，本非正聲；有隋之末，大見崇用。此謂淫風，不可不改。近者，太常官司，於人間借婦人裙襦五百餘具，以充散伎之服。云擬五月五日，於玄武門遊戲；臣竊思之，實損皇猷’。”散伎服“五百餘具”，雖難比“三萬人”，“數十萬”，但也可見隋代的流風餘韻猶有存者；而所謂“本非正聲”，“此謂淫風”，便可見當時的正人君子，關於這“扮”的批評，和現在的道德家們恍惚是兩樣的了。

說“扮旦”是因為舊戲中的“男女之防”，說現在的“男女合演”是怎樣的“傷風敗俗”罷；說“捧角”是“提倡風雅”，說“風雅”是“無關宏旨”罷。但我們窮源竟委最使我們喫驚的事，却是那“扮旦”的起原而竟是男女無別的“裸逐之戲”，即那樣忘形喪魄的“男女合演”；而所謂大規模的“扮旦的隋代”，依舊是“穢慢鄙褻”，一脈流傳，而當時的“捧角之家”却又是那樣的幾位“暴君”，幾位“淫虐狂”，並不見怎樣的“道德”，“風雅”。

用男人扮成女人，最初是男女間的戲謔的“模倣”；同時，却成了“裸逐”中“淫虐狂”的更變態的滿足；無論是受動的，主動的，無論是自己“扮”，或者是強迫他人。但是百戲裏大規模

地扮旦脚爲什麼女人必用男人扮呢？這可是因爲女人們的臉皮太嫩了，不能夠或許是不願意更淫穢地暴露她們女性，這便不夠“鄙褻”的味兒了。像曹芳的遼東妖婦，那樣能使“道路行人掩目”的“過度”的“嬉褻”；像隋代的“男爲女服”，那樣地“穢嫚”，“鄙褻”：這便也可知道，暴君們“扮旦”的竭力提倡，便也是要更淫穢地，暴露着他們的“淫虐狂”的對像罷了。

像現在上海的舊劇場，已經是男女合演了；雖也有男的扮女。或者是女的扮男。但是，像“封神榜”那樣的戲，戲裏的“妲己”爲什麼一定要借重“小楊月樓”呢？凡已經領略過楊老板那一套的，他如果也像那道德家們一樣的單想着“道德”，“風雅”，他便會撫今思古，大失所望罷；然而不然，當知道他們的“道德”的擁護，“風雅”的提倡，在整個的內心裏却還有潛在的“淫虐狂”，在那兒作鬼呢。

隋唐間大規模的旦的“扮”出，在當時的散樂雜戲裏，像歌舞戲“踏搖娘”那樣的東西也可見“扮旦”入戲之一斑了。教坊記：“踏搖娘，時人弄之；丈夫著婦人衣，徐步入場行歌，每一疊，旁人齊聲和之。云：‘踏搖和來，踏搖娘苦和來’。以其且步且歌，故謂之踏搖”。在唐代的“扮旦”入戲，便當推玉泉子真錄

所紀的崔公鉅的事情了；崔公鉅教家僮扮戲，“以數僮衣婦人衣，曰妻曰妾，列於傍側；一僮則執帶束簡，旋辟唱諾其間”。這在前章已經引過，這便也是“參軍戲”了。還有，便像樂府雜錄所紀；“咸通以來，卽有范傳康，上官唐卿，呂敬遷等三人，弄假婦人。”這便也是“扮旦”的雜戲之類。總之，“扮旦”在唐代，自然是輕車熟駕般地，不算什麼“稀奇事”了。

所值得稀奇的事，在當時可還是士大夫的“扮旦”之熱。乾闥子所紀的便已有幾分可笑；牠所紀的是：“陸象先爲馮翊太守，參軍多名族子弟，以象先性仁厚，於是與府寮共約賭戲；……其第三參軍曰：‘吾能於使君廳前，作女人梳粧，學新嫁女拜舅姑，四拜，則如之何。’……其第三參軍，遂施粉黛，高髻，簪釵，女人衣，疾入，深拜四拜，象先又不以爲怪”。這參軍所“扮”的，何等地細膩周詳；在公堂鬧玩笑可又是何等地放誕鶻突呢？

舊唐書郭山惲傳：“張錫爲談容娘舞”。因話錄：“踏搖娘，今謂之談娘”。教坊記：“踏搖娘，或呼爲談容娘”。大概是字音之轉罷；像這樣張錫所舞的便也是那“著婦人衣，徐步行歌”的踏搖娘了。又武承嗣傳：“時武承嗣爲安樂公主壻，郎延秀從

父兄，數引至主第，延秀久在蕃中，解突厥語；常於主第，延秀唱突厥歌，作胡旋舞，有姿媚，主甚喜之。及崇訓死，延秀得幸，遂尙公主。”胡旋舞，安祿山可也是在玄宗前面“旋轉如風”地舞過的；但是武延秀的“舞有姿媚，主甚喜之”，這便是“扮”着那胡旋女子，便得到了他嫂公主的愛心，這賣的是“扮相”，便好像今之名旦也多半被那些姨太太們“拚”了。

像陸象先那些參軍似的，好像是非如此不能“過癮”；這不但張錫的談容娘，武延秀的胡旋舞，唐代的士大夫們像這樣的“受動的淫虐狂”怕也不會少罷。京戲“端午門”講張昌宗穢亂宮闈的事，將小生扮成了貴妃裝飾，自稱西宮，對武后稱妾妃，校尉們稱娘娘，武后却稱他梓童，這雖是無稽之談，却將那男性的女皇帝，女性的男妃子的“變態性慾”描寫得十分露骨；如果說武延秀和他的嫂公主也是回這樣的事，便可知編戲的人不全是信口開河了。

教坊記：“踏搖娘，北齊有人姓蘇，鰥鼻，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；嗜飲酗酒，每醉輒毆其妻，時人弄之；今則婦人爲之，遂不呼郎中，但云阿叔子，調弄又加。”踏搖娘，既用男人扮女了，却又用女人扮男；我們說，或許是爲着“道德”罷，戲不全用男

人演，便全用女人演，“婦人扮郎中”，便又是“坤角”之始了。但就參軍戲說，可又有些不然。

雲溪友議：“元微之廉問浙東，有俳優周季南，季榮，及妻劉採春，自淮甸而來，善弄陸參軍，歌聲徹雲。元贈採春詩曰：新粧巧樣畫雙蛾，慢裏恆州透額羅；正面偷輪光滑笏，緩行輕踏皺紋靴。言辭雅措風流足，舉止低回秀媚多；最是惱人腸斷處，選辭能唱望夫歌。”便可知周家的“夫婦叔嫂班”，扮男子的雖是劉採春，戲却可是男女合演了。

便如因話錄：“肅宗女優弄假官戲，阿布思妻配掖庭，遂令爲參軍之戲。”男女合演之說，或許也不成立罷；那末，雖不是那樣地“顛倒扮演”，弄辱犯婦，却也是“淫虐狂”了。所以，舊唐書高祖紀：“龍朔元年五月，皇后請禁天下婦人爲俳優之戲。”便可知婦女之間對於此種弄辱早已有些不平，也不但肅宗公主爲然；同時也可知“調弄又加”不過是強迫着臉皮嫩的女人做戲中的被“弄”者罷了。

這樣，“女人扮男人”，無論是“合演”，“分演”，和那些男女之防，又有什麼相干呢？用“男人扮女人”，不過是找了個“淫虐狂”的好的對象；用“女人扮男人”，也不過又找到另一個“淫虐

狂”的好的對象。唐代君主總算比較文明罷，他不曾悉去女人衣裳，他不曾逼使乘騎棘馬，“調弄調弄”又算什麼事。齊文宣也許還在地下發笑呢，他說是花樣翻新這味可淡薄多了。

“扮旦腳”的事情，雖說是其來久矣；但是那“旦”的名稱，可直到宋元纔有。堅匏集和花朝生筆記，都說旦本是“狙”，花朝生筆記說：“狙狐屬，性淫。”又說：“猱，妓之通稱，猱亦狐屬。”這雖好像附會，但也有些真確；元雜劇東坡夢，正刻向旦兒云：“你本是妓館猱兒，堪做俺佛門弟子”。“猱兒”是千真萬確的元時市語；王國維說：“青樓集謂張奔兒爲風流旦，李嬌兒爲溫柔旦，則旦疑宋元倡伎之稱。”像這樣，“旦兒”，“猱兒”，不但同是狐屬而且也同指那狐狸般的倡伎了。

像莊嶽委談所說：“元雜劇多用伎樂，時旦色直以婦人爲之”。這便可見元代的“旦”，其實也只是倡伎。今且就樂舞說罷：像鄧鄧峯真隱漫錄所引的宋代劍舞，“舞者一人，換婦人裝”，却還只是“扮旦”；但元史禮樂志裏所列的樂隊，却全是“樂工，婦人，舞唱相和，以次而出”，這便是“男女合演”了。所以明史樂志，太祖吳元年，便“命自今朝賀，不用女樂”，所謂“樂生用道童，舞生用軍民俊秀子弟”，便可知移易元俗，在當